

军营的旋律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军营的旋律

向建军五十五周年献礼

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军 营 的 旋 律

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 1/8印张 2 插页 145,000字 印数：1—40,750 1933年7月第1版
193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67 定价：0.64 元

目 录

我们连队的兵·····	刘跃林 (1)
风 波·····	曹建玲 (15)
包 袱·····	张卫明 (32)
我的大哥·····	王建国 (43)
水清清·····	禹宝东 (54)
“天下第一车”的坦克手们·····	张伯涛 (66)
老战士马士德·····	贺 林 (84)
天河会·····	慧 光 (94)
知 己·····	张惠生 (110)
山旮旯儿里的人·····	刘秉荣 (130)
酒·····	高国庆 (153)
两份电报·····	韩文胜 (160)
车东行·····	雷 军 陆志坚 (179)
溪畔笛声·····	吴 彤 (189)
静夜思·····	范建军 (208)
后 记·····	(223)

我们连队的兵

刘跃林

有人说：

当兵的三大怪：
裤腿象麻袋，
被子两面盖，
洗了帽子吹起来。

可有人说，我们连里的兵还有一怪。什么怪？你想了解？好，就请随这位探家归队刚下火车的铁柱班长去见识见识——

车站广场上，成千上万个千姿百态的脑袋在晃动。甭急，哪怕人再多，也能一眼把我们这位铁柱班长认出来。瞧！那不是他吗：在那黑压压的脑袋堆上，一颗鲜艳的红星在上面闪光。现在，他穿着笔挺的军装，发白的军用挎包左肩右斜背着，背带放到了最大限度。特号胶鞋踩在水泥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嘎吱”声，昂首挺胸格外威风。现在，我敢说，哪怕是最有功力的观察家，也难从他那严肃的面部表情上，从他那每步七十五公分的标准的军人步伐中，看出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他来到公共汽车站，朝电线杆上的浅黄色站牌扫了一眼，便站在了拥挤的人群外面。一辆汽车开过来，人群潮水般涌过去，他也被人群夹裹着到了车门口，刚伸手抓住扶手，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在这迟疑的一刹那，身后的“多管火箭炮”开火了。

“上不上？当兵的！”

“不上下来。大兵！”

“……”

没有什么反应。面部表情也没有发生哪怕是一点点微弱的变化。他，还象刚才走路时那样，好象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默默地松开手走下来。见人群后边一位老工人被挤了一个趔趄，忙一把扶住。随后，他走进路边的商店买了几包香烟，又回到了原来等车的地方……

燃烧了一天的太阳，光线渐渐弱了下来。西山顶上的白云，被贴着山尖的残阳烧得通红通红。一群小鸟落在操场西北角的大杨树上，叽叽喳喳，象是总结一天觅食的情况，又象是讨论明天的行动计划。操场上，正在训练擒敌格斗。战士们龙腾虎跃，吼声如雷，拳出一阵风，脚动砸个坑，前扑如猛虎，后退似蛟龙。汗水湿透了绿色军装，军装上又沾满了片片斑斑的泥土。一团团灰尘从他们的脚下腾起，在天空聚拢，扩散，飘荡……

王铁柱一脚踏进营区大门，看到战友们那熟悉的身影和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两道浓眉一挑，脸上露出了多少天来还没有露过的笑。“啊——”他长长舒了口气，两手迅速正正

帽子，把本来就平展展的军衣又使劲拉了拉，好象离家多年的游子回到故土似的，敏锐的目光贪婪地在营区的各个角落扫了一遍，便迈开大步朝训练场走去。

“六班长回来了。”不知谁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唰——几十双眼睛就象同时开亮的探照灯，一齐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战士们虽然站在原地没有动，但那一双双火热的眼睛倾吐出的无声的语言却比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任何热烈的话语更加真挚、热烈。

王铁柱把挎包和帽子朝地下一扔，一步跳到战友们中间，边解风纪扣边喊道：“来，尹雅卿，摔两跤。”

五大三粗的尹雅卿看着班长兴冲冲的神色，却一甩胳膊，硬梆梆地蹦出两个字：“不摔！”

王铁柱瞪大眼睛不解地问道：“怎么了？”

实话说，尹雅卿是最乐意和班长对阵的。摔别人，抓小鸡一样，没意思！他俩配合的擒敌动作，不光在连队，就在全团那也差不多是人人闻名的。就为这，同志们送给他俩一个美称：铁塔对铁塔。可是此刻，班长探亲刚归队，乘火车，坐汽车劳累了两三天，尹雅卿的心尖尖都有点打颤呀。

“来，我下口令。”王铁柱还是拉开了格斗姿势。“预备——开始！”

没办法——军令如山倒。

尹雅卿憋足了浑身的力气，象猛虎下山一样扑了过去，心里暗暗“骂”道：“摔！叫你摔！非把你的腿摔断不可！”

抓、拉、拌、扼——好！摔得利落，倒得漂亮。

嗨儿！王铁柱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双拳一抬又拉开了架式：“来，再摔！”

尹雅卿的眼里喷着火星，“啊”地大叫一声又扑了过去。就在扑过去的同时，他看到班长的左腿轻轻颤动了几下。一时，他想到了班长那曾被摔伤过的左腿。于是，他那铁棍似的胳膊挡住了班长的拳头后，恳求说：“班长，你摔我吧。”他的声音低得恐怕连对面的王铁柱都没有听清，可他眼睛里那滚动的亮晶晶的东西，在场的同志却差不多都看到了。

六班宿舍里，一堆战士围着王铁柱问长问短。王铁柱站在地中央，手里拿包香烟一边散发一边笑嘻嘻地给大家解释：“大家包涵点，咱那个地方穷，没有落花生，没有怪味豆，来时又走得急，嘛玩艺也没带，抽支烟意思意思吧。”

“不抽烟，吃喜糖！”随着尹雅卿瓮声瓮气一声喊，大家都跟着嚷嚷起来。“对对！吃喜糖！”

“好，好，吃喜糖，吃喜糖。”王铁柱见大家都不吵了，才装模作样地拿起挎包翻了一阵，“吃喜糖可以，不过今天没有，改日一定请大家吃。”

“不行！”尹雅卿的嗓门最高，“没有喜糖，那，那就说说找对象经过。”

“好！”

“介绍介绍经验。”

“说详细点。”

“……”

尹雅卿煞有介事地在人群中间放了个凳子，又把一杯温开水送到班长手里，然后干咳两声，冲着大伙伸了伸舌头：“听着啊，班长开始讲了。”

王铁柱被围在中间，脸上冒出了一层密密细细的汗珠。他刚要说话，不知谁又大声喊了一句：“哎，班长，先看看照片吧。”

好！合理化建议，一呼百应。呼啦一下，战士们把他围得更紧了。

“嘛玩艺？照片？”王铁柱双眼一眯缝，把杯子放到凳子上，“噢，有，有有。慢着，我给拿。”他在上衣兜里摸索了半天，刚掏出半截，被尹雅卿一把抢了过去。

屋子里开锅了。

大家围着尹雅卿抢啊，夺呀，从地下滚到床边，又从床边滚到门口，闹得人仰马翻，一塌糊涂。直到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尹雅卿才喘着粗气松开手。一张彩色照片被拿到了灯下。

“啊？！”

哪里有什么姑娘标准像？照片上分明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王铁柱。受了骗的战士们又一齐拥向坐在床边偷笑的班长，有的竟抡起了拳头。

——众威难犯，王铁柱只好从实招来。

“没嘛新鲜玩艺。叫人家领着，这家坐五分钟，姑娘嫌咱往后回去还得扛大锄，吹了。再跑一家，母亲嫌当兵的不能常去帮他们种责任田，凉了。又赶另一家……和逛商店买

东西差不多，闪电式的，有时一天能跑五、六家。”

尽管班长连出洋相带说俏皮话，可满屋子的人反倒出奇地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粗细不匀的喘气声和心脏急促的跳动声。就连爱说爱闹的尹雅卿，也瞪大眼睛看着对面的墙壁，认真地想着什么。

“砰！”门被推开了，老战士车明一步跨进来，被眼前一张张凝固了的面庞和屋子里凝固了的空气几乎憋得喘不过气来，呆呆地愣在了门口。好一阵子，尹雅卿才从凝固的空气中清醒过来，他又大声催促道：“说呀，班长，接着说呀。”

王铁柱那毫无表情的脸上又堆起了两片似笑非笑的笑容：“有嘛好说的，老一套了。”

“不行！还没说到那一位呢。”尹雅卿扫了大伙一眼，高声嚷道。

“好，那咱就不客气了。”王铁柱故意清清嗓子，拿过杯子慢腾腾地喝了两口水，才接着说道：“四天前，我被媒人领着又到了邻村的一家。姑娘比咱小三岁，长的嘛……还算凑合。高中毕业生。一问，还真有那么点意思。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一趟，人家表态了：不嫌咱当兵的往后回去扛大锄。……”

“好！”

“盖帽了！”

“……”

沉静的屋子又沸腾起来了。战士们的喊声、拍巴掌声淹没了王铁柱的声音。尹雅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在人群中跳了个高，大手一拍嚷道：“好，好样的！我要也遇上这么一

位……”

“好嘛？”王铁柱打断了他的话，“要是叫你小子遇上，真说不准敢用擒敌拳和她‘亲热亲热’。”

沸腾的开水里突然浇进了一瓢凉水，水不翻滚了，只有缕缕热气在上升。

王铁柱咽了口唾沫又说：“嫌倒是嘛都不嫌，可张口就要五百块彩礼钱。一气之下，我就跑回来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夹杂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凄情。

“乖乖！张口就敢要五百块。”

“好家伙，比买个拖拉机还贵咧！咱们男人都长点志气，叫她们在娘家过一辈子！”

“……”

群情激奋！

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喊叫声简直比誓师会上的口号声还响亮。幸亏军营里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这些话要传进女同胞的耳朵里，我的天！不闹出人命那才是怪事。

“哎，哎——”尹雅卿从床沿上跳下来，边从兜里往外掏烟边喊叫。见大家还没静下来，他的嗓音又提高了三度半：“哎，大家听着，我们班长不光是全团训练标兵，找对象也是特等模范。来，为班长不买老婆的骨气再干一支！”说着，把手里的烟卷噼哩啪啦乱扔起来。

一团团淡蓝色的烟雾徐徐升起，然后迅速在屋子的各个角落扩散开来，使得本来就不太明亮的40瓦灯泡更加昏黄、暗淡……

战友们都走了，宿舍里顿时静了下来。

尹雅卿把门关上，转身刚要说什么，却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只见老战士车明呆坐着，烟也没吸。他走过去，拿起扔在车明身边的那支烟，瓮声瓮气地问道：“车明，刚才大家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

车明抬起头来茫然地看了他一眼，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车明，不舒服？”王铁柱坐到车明身边，关切地问道。

“不不，没什么。班长，你快睡吧，路上够累的。”车明没有抬头，两手摆弄着衣角嗫嚅着。

“那你为什么不抽这支烟？为什么！”尹雅卿两眼喷火，愠怒地盯着车明。

王铁柱把尹雅卿推开，又转向车明问道：“车明，你为啥不抽这支烟呢？”

好半天，车明才慢慢抬起头来，低声说道：“我，我戒烟了。”

“啊？什么什么？”刚坐到床沿上的尹雅卿好象踩着弹簧似的，“噌”地跳了起来，“吹什么牛！你车明要能戒了烟，我……我头朝下滚三圈。”

王铁柱没有理睬尹雅卿，继续问道：“为啥要戒烟呢？”

“为啥？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尹雅卿忽然明白了什么，他凑到两人中间，学着女人的尖细嗓音说道：“车明，人家都买毛料套服，你也给我买一套吧。要好的，八十块钱以上的。嘻嘻……”他话音一变，手指一戳车明的头，

“没出息！还没结婚呢，倒先得了‘妻管严’了。你看咱，上次朋友给介绍了个对象，她写信说要套军装，对不起，让咱

一封信就吹了灯。”

车明瞟了尹雅卿一眼，转向班长说道：“班长，你就放心睡觉吧。不管怎么，我还是个兵，绝不会影响工作的。”

王铁柱把左手搭到车明的肩膀上，一字一板地说道：“车明，有嘛困难你就说吧，同志们会帮助你的。”

“车明，说呀！”尹雅卿急了，又捅了他一拳：“别跟闷葫芦似的。”

车明拿起身旁那支烟，漫不经心地摆弄着，烟末一点点揉出来，纷纷扬扬落到了床上：“其实，其实也没什么，她来信叫买手表和呢子大衣。”

“买个屁！给她买个人造卫星要不要？”尹雅卿气得把手里的烟卷一撅两截，狠狠地摔到了地下。

王铁柱用脚尖使劲抵着地下的烟头，低着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我记得你不是刚给她买过衣服吗？”

“是刚买过。”车明抬头看了尹雅卿一眼，脸腾地红了。

“她不是叫买这，就是让买那，我也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当兵这几年我真是连包两毛钱以上的烟都没敢抽过呀，就这还借了二百多块。班长，不是我想不开，再买手表和呢子大衣，又得借二百多块。年底要是叫我退役，我可拿什么去还人家呀！”

沉默。可怕的沉默。

刚才还“电闪雷鸣”的尹雅卿，此刻也看着车明一声不吭了。

“不给她买！车明，吹了也不买！”象是三伏天响了一个炸雷，王铁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来：“车明，咱

们找个对象是不容易。年龄差不多的，人家早都有儿有女了，比咱们小的，也都双双对对配好了。咱几年回不了一次家，好不容易回去一次又那么几天时间。再说咱们要权无权，要钱无钱，就那点领章帽徽的荣誉，人家还不那么看重了……”他越说越激动，脖子上的青筋就象一条条撑圆了肚子的蚯蚓鼓胀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们看不起咱，咱们自己还感到挺光荣、挺自豪的。总有一天，她们会想到咱们的没钱、艰苦和她们的有钱、影剧院、跳舞厅是什么关系。尽管难找对象，我们也不去花钱买感情，不去低三下四地求她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个革命的兵！”他把“兵”字咬得特别清，说得特别重。随后，他抖着手，从上衣兜里掏出支烟，点燃猛吸了两口。一团浓浓的烟雾从鼻里、嘴里喷出，直向房顶冲去。突然，他把烟举到眼前，象欣赏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似的细细端详起来。“车明，我也戒烟了，帮你还钱。”说着，把手里刚抽了几口的烟卷狠狠地摔到了地下。

尹雅卿看着班长这突然的举动，足足愣了半分钟才醒过神来。他慢慢掏出半包烟卷，在车明面前晃了晃：“车明，明天到训练场，我头朝下滚三圈叫你看。”说完，把香烟举到鼻尖前贪婪地嗅嗅，嚓嚓几下撕碎了。

“你们？这……”车明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抓住了尹雅卿那蒲扇似的大手……两颗滚烫的泪珠从车明的眼里滚出，滴在了六只紧紧握在一起的大手上……

爆炸性新闻：六班全体戒烟；王铁柱、尹雅卿、车明正

式宣布不找对象。

在纯年轻人的连队里，这消息比电讯还要传得快。一霎时，营区的角角落落都传到了。经过大家“加工整理”、添枝加叶，这条新闻传进指导员的耳朵里时，已变成了这个样子：王铁柱起草了不找对象的宣言，六班全体签了名，还要寄到报社公开发表；他们都戒了烟，要把钱省下来寄给报纸上登的嫁给残废军人的那位姑娘。

不知是天气过于闷热，还是由于这条新闻的作用，指导员的脸上、手上、脖颈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汗珠。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突然，他猛地拉开门，高声喊道：“通信员！”

通信员小李急忙跑进连部，站在门口等着指导员的下文。

指导员盯了小李一眼，猛地把手里的烟头一扔：“没事，你去吧。”说完，径自走到桌前，拿出纸和笔匆匆写了起来……于是，纸上出现了这样几行潦潦草草的字迹：

未婚：92.8%

没对象：65.3%

34.7%——？

婚姻问题——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建设——？！

指导员凝神看着那张纸，又点燃了一支烟……

“杀！”

“杀！”

“杀——”

一阵杀声从操场上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抬起头来，隔窗望着操场上生龙活虎的战士，情不自禁地点点头：

“这些兵啊！”

“信，来信罗——”通信员小李手里举着一叠信，站在连部门口朝刚吃过午饭的战士们使劲地晃动着。

战士们一下把小李围了个水泄不通。前边的伸手夺，后边的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使劲挤。好象小李是个魔术师，从他手里能变出什么稀世珍宝。

“六班长，王铁柱。”小李一只手举着封信，两只眼睛骨碌碌地在人群中搜寻着。

王铁柱刚到门口，听见喊声，急忙跑了过来。可是已经晚了，信早被尹雅卿抓到了手里。“班长，信。”尹雅卿挤出人群，朝他挤了挤眼。

王铁柱眼皮也没抬，转身就往宿舍走，边走边说：“别扯淡了，刚回来三天，谁心里这样惦记着咱？”

“哎哎——真的。不信？那我就当着大伙给你念念。”尹雅卿把信背到身后，挡住了班长的去路。

“念吧。”王铁柱仰起脸，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

“真的？”

“真的！”

“好咧，那就不客气了。”尹雅卿把信抖了抖，“嚓”的一声撕开了。

铁柱同志：

你好。没想到吧，我会冒昧地给你写这封信。

听人家说，今天早晨你回部队去了，我很高兴，也

很遗憾。高兴的是你有那么一种骨气，象个兵；遗憾的是你又没有那么一种骨气，不象个真正的兵。

说实话，向你要五百块钱，我是不同意的。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会说话的商品。为那五百块钱，我和父母吵了一晚上，也哭了一晚上，可是有嘛用呢？人家都是这样。父母也是出于无奈，他们怕别人笑话。每当我想起你那威风凛凛的样子时，浑身就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我觉得，你是一名堂堂的共产党员、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一定会象在战场上炸碉堡一样勇敢地站出来，同我一起向这五百块钱、向我父母，不！而是向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提出挑战。可是，你没有这样做，你灰溜溜地走了。

你的岗位在军营，在祖国的前哨，但是，你的任务难道就仅仅是站岗、放哨、训练吗？我们自己的事情不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斗争，难道还要靠别人吗？……

尹雅卿越念声音越小，最后竟盯着信纸不出声了。刚才还闹哄哄抢信的战士们，此刻都直直地站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没有一个人作声。尹雅卿慢慢走到班长面前，郑重其事地把信放到了他的手上。

指导员分开人群来到王铁柱面前，抓住他的手使劲抖着。

“哗——”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尹雅卿往前跨了一步，也不知是向指导员、班长，还是向那——千里之外的写信姑娘，正正规规地行了一个军礼。